

“我自己并非昆曲界人，因缘际会，却让我闯入了这个圈子里，好像陡然间踏入了大观园，只见得姹紫嫣红开遍，从此迷上昆曲。”

谈及昆曲，白先勇总是带着一种和蔼的谦逊，他常自喻“义工大队长”，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和这门古老艺术紧紧绑定，甚至成为无数萌新“入坑”昆曲的开始。

二十年前，一念起他入局其中，成就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扬名全球的佳话；二十年后，这部大戏的原班人马将重聚南京，再次唱响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爱情传奇。

11月12日，现代快报记者专访白先勇，听他讲述关于昆曲、关于童年、关于梦中梦、关于身外身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



白先勇和演员们 许培鸿 摄

现代快报对话白先勇： 一朝惊起牡丹梦，铁马冰河二十年



南京大学供图

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剧照 许培鸿 摄

鸳鸯旧忆

若说白先勇和昆曲的缘分，起于2004年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可能并不准确。昆曲之于他，宛如一场“旧梦”，9岁那年，他随家人看了一场梅兰芳、俞振飞演出的《游园惊梦》，从此便被“冥冥之中的一条情索”绑住了。

白先勇坦言，自己当时年纪很小，什么也不懂，只知道大家争着去看梅兰芳。“可是不知为什么，《游园惊梦》里那段‘皂罗袍’的曲牌音乐却像一张七十八转的唱片，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，直到今天，我一听到那段美得凄凉的昆曲，就不由得怦然心动。”

可能也因为脑中隐隐然的旋律，29岁那年，白先勇开始着手撰写小说《游园惊梦》。他回忆，写作的时候，听的就是梅兰芳《游园惊梦》的唱片，小说里的那些文字就和自己的灵魂一道，越过了南京，越过了秦淮河，来到他幼年去过的地方。

“1945年到1946年，我就住在大悲巷雍园1号，虽然时间不长，可是中山陵、雨花台、明故宫、秦淮河等地，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很深的。”白先勇将这座记忆里的城形容为“很深的、向下扎根的城市”。

“南京是个千年古都，算来算去多少个朝代定都在这里，所谓六朝金粉，坐落的古迹特别多。走在这座城市里，不管是历史、文化还是各个方面，它都给人一种深深扎根的感觉。”87岁高龄重回南京，他不仅没有近乡情怯，反倒心绪极高，还把这里定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首演20周年庆典的最后一站。

“所以看我的小说，和昆曲、和秦淮河都是有关系的，和我小时候在南京居住过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。秦淮河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得月台，上面曾经坐着清唱的姑娘们，我写的就是她们的故事。”白先勇说，写作的过程，亦是和文学、昆曲结缘的过程。

雪满弓刀

2000年，一场大病差点要了白先勇的命。抢救回来，他心有感念，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上天留我下来，好像还有未竟之业。”这个“未竟之业”即是昆曲。

那个年代昆曲的处境并不好，舞台上的“台柱子”青黄不接，观众也不可避免地“老化”，最关键的是，昆曲和年轻人之间的隔阂已然甚深。“那时候一提到昆曲，都是爷爷奶奶辈看的，昆曲又被称为‘困曲’。”白先勇告诉记者，为了打破这一局面，团队做了很多努力。

首先是一剧之本，本着“只删不改”

的原则，他们循着一个“情”字，把原著五十五折浓缩为二十七折；还有服装，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，他们设计了逾两百套戏服，皆是苏州老绣娘一针针扎出来的；包括舞美灯光，均在一桌二椅的根基上融入现代技术，传统为底，现代为用。

让白先勇耗费极大心血的，还有演员。他将年轻演员的培养，形容为“魔鬼训练”的过程。“这些20多岁的年轻演员在2003年接受了‘魔鬼营’式的训练。男主角练习‘跪步’，两个膝盖磨出血来；女主角跑圆场，跑坏了十几双鞋子，但就是在那一年扎了很深厚的根。”

回头去看那些岁月，白先勇用了一个词“不可思议”。“我是写小说的人嘛，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，但昆曲可不得了，动用了各个方面。我想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得以面世，想是天意垂成。”他告诉记者，在投身昆曲的日子里，经常会遇到“走不通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没钱、有的时候没人，但这时“天兵天将就降下来了”。

“老实说，我开始拼命推动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时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。”白先勇回忆，2004年一整年，他就带着剧组南征北讨，过关斩将，一路走过了台北、香港、苏州、杭州、北京、上海……当时有学生打趣，白先勇是堂吉珂德，他的助理秘书郑幸燕是桑丘，手执长矛，他们主随二人径直向风车刺去。

“隐痛”犹在

与塞万提斯笔下带有悲情色彩的故事结局不同，他们这一路上的努力，终拨云见日，结出硕果。二十年间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演了530多场，走遍60多个城市。海外媒体评价，这部戏是继1930年梅兰芳访美之后，中国戏曲对美国文化界最大的冲击；国内媒体评价，这部戏让昆曲观众的年龄平均下降了30岁。

白先勇认为，这样的一飞冲天，必有其潜在的逻辑。“在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心中，19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没落都是一个‘隐痛’，大家不管来自哪一界，都想要恢复我们以前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。我们不光是在演戏，我们是在抢救一个摇摇欲坠的文化瑰宝！”

尽管，这二十年里昆曲艺术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和普及，但这种“隐痛”或者说危机意识，依然萦绕于白先勇和当下昆曲人的心头。“我觉得一个表演艺术，没有青年也没有青年观众的加入，是没有前途的。”他告诉记者，这些年他一直将昆曲进校园视作“核心策略”，想年轻人所想，通过年轻人视角来

认知这个世界，是87岁的他依旧在坚持的。

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他会开设小红书账号，还对《黑神话·悟空》这样的3A游戏热点，都有所涉猎。“现在已经进入AI时代，变化一日千里，在急速变化的时代，中国古典文化让年轻人接触、喜爱，变得更加重要。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要扎稳，才不会被高科技牵着鼻子走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令白先勇感到急迫的是，对传统昆曲的挖掘保护。这些年他还参与打造了《玉簪记》《白罗衫》《潘金莲》等传统剧目。“现在有一个编写新剧本的趋势，可是新编剧大多没有受过汤显祖那样的诗词训练，我觉得面对经典作品的流失，我们的当务之急应是抢救，把它学下来、保存下来，这才是正道。”

始背之年

白先勇很敬汤显祖，不光因为这位400多年前的文豪写出生死相许的《牡丹亭》，还有他笔下那些独抒性灵的、关于生命的参悟。《邯郸记》、悟道；《南柯记》、学佛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白先勇越来越能体会其中的况味。

“我最爱的两部中国作品，一部是《牡丹亭》，一部是《红楼梦》，我自己也受这些作品影响蛮深的。我想这两位作者，汤显祖和曹雪芹，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情的磨炼，然后慢慢转向佛、道。”白先勇说，《红楼梦》的最后宝玉却尘缘，其实也是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中国文人向往的境界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儒家，要进取、要求功名、要求利禄，需要这些人世的哲学。到了中年，他受了一些挫折，对人生有新的看法，那么道家来了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那到了晚年，我想人生已经超越了生关死劫。红尘世俗的东西，这时候就是佛学。从古到今，王维、苏东坡、汤显祖、曹雪芹都是走的这条路。”

白先勇生于1937年，经历这一生波折，击壤而嬉，似乎有着说不完的传奇。他坦言，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，还是心态的改变：“以前对事情、对人的要求很严格，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。现在更理解人生了，对别人比较宽容，对我也比较宽容。我想人到了这个岁数大概都会这个样子，一种醒悟，一种了悟吧。”

据悉，11月29日至12月1日，全本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将在南京荔枝大剧院连演三天，白先勇也将于11月28日晚来到南京大学，以“西游记”为主题开展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首演20周年庆典系列讲座。